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greenish-blue with a textured, aged appearance. In the upper left, there are three black silhouettes of ships or submarines. Two thin, parallel yellow lines curve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In the lower right, two yellow birds with black wings are in flight.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hape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left,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title. The title '海防线上'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The author's name '陆扬烈' is written in smaller black characters below the title.

海防线上

陆扬烈

目 录

入党介绍人.....	(1)
幸福鱼.....	(16)
针.....	(23)
野营炊烟.....	(28)
班长的故事.....	(36)
营长的故事.....	(51)
海防线上.....	(64)
出云峰下.....	(76)
虎吞人.....	(88)
曙光初照.....	(99)
白云深处.....	(108)
草鞋.....	(117)
编后记.....	(125)

入 党 介 绍 人

七月的一天，我赶到穿山半岛北岸的一个渔村去访问一位名叫罗海远的船老大。他是全村党龄最长的社员，生产上年年被评为红旗手。他最大的特色，是敢闯敢做，在随便什么样的困难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我到村里，正是吃晚饭时候。说来正巧也不巧：说巧，因为这天正好是罗老大六十岁生日，有几个老社员在他家祝贺，我一去就找到了他；说不巧，罗老大当晚就要率领远洋捕鱼大队出海捕鱼，只等晚潮上涨，就要出门，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没法跟他长谈。

我说明了来意，罗老大抓了抓后脑勺，上排牙齿微微地咬了咬歪向一边的下嘴唇，然后一拍大腿，干脆脆地大声说：

“同志，这次我们去柯大黄鱼，一出海就要两三个月。你从杭州赶来，跑这么多路，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这样吧，你在我家里吃夜饭，吃完饭我马上就向你汇报。潮水还得过三个多钟头才涨得满。”

他讲起话来很爽快，声音十分洪亮。他的口气很谦虚，

可是态度坚定，给人一种非听从不可的力量。于是，我顺从地答应了他。

夜饭吃完，他送走了两个老朋友，要他们先去准备上船的东西，便叫罗大妈泡了一壶龙井茶，放在屋前的丝瓜棚下的小桌上，就拉我在桌边的矮竹椅上坐下来。

丝瓜棚居高临下，面对海港。停泊在港湾里的渔船，排成一字长蛇阵，远远望去，活象一堵浮动的城墙，在水面上晃动。暗蓝色的天空里，一片云也没有，象刚被洗过一样。一轮满月和满天星斗倾泻下来的清光，把海港山弯照得一清二楚，连爬在丝瓜藤上叫着的一只“叫蛎蛎”，也给照出来了。

浙东沿海七月的晚风，是醉人的。罗老大迎风袒开宽阔结实的胸膛，给我倒了一碗茶，也给自己倒了一碗，一口喝完，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向我问道：“同志，你要我汇报哪方面的事？”

我忙说这不是“汇报”。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要求他集中地谈谈他的想法和体会：为啥别人不敢闯的关，他闯过来了？为啥别人没敢立即动手做的难事，他大胆地做出来了？

罗老大又抓了抓后脑勺，再次咬了咬嘴唇。只是这一回他没有拍大腿，他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对我说：“同志，我老老实实对你讲，我原先的胆子，比兔子大不了多少。我总认为，天底下的事体，都是安排定的。上辈人咋个做做，我们下辈人也只有照样子做做……”想了一会，接下去说：“同志，我就对你讲讲这桩事……”

现在，我尽可能地回忆着他的原句，把他讲的记在下面——

我记得很清爽，那是四九年七月十四，解放军要解放沿海一连串岛屿，再去解放舟山。当时需要很多船用，政府动员我们一伙渔民，由陆路赶到杭州，把那里的船，从水路开来穿山。

我到了杭州一看，真是怪事体，那些船全是用火车驮到杭州来的。原来那辰光，长江口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兵舰封住了，船在吴淞口，水路来不成，解放军就从陆路运！火车停在钱塘江大桥桥堍下，再用吊车吊起来，放在江面上。这些船杂七杂八，有的是运河里的方头船，有的是太湖里的平底船，有的是长江里的尖屁股船……这号船，连海风也不曾吃着过，能拿到海里去开？这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不曾听到过。住在我们村里那个吴师长，却要拿这号船去解放海岛，解放舟山哩！我忖都不敢忖一忖。

这些船，在江岸边四只一队分好。四只里头，有一只指挥船，我被调在一只指挥船上做老大。

我上了船，看见岸上有个解放军女同志，抱个三岁上下的小囡，送进吉普车里去。小囡紧抱着女同志的头颈死活不放。女同志横骗竖哄，吉普车开了，哭声还听得见。这女同志转过身，也上了我这只船。

这个女同志个子矮矮的，脸孔瘦瘦的，头发剪得同男人差不多，看上去约莫三十多点。我正在心里忖：她上船来做

啥？这女同志不知怎么已认得我，向我招呼说：“罗大叔，早来啦！”一口道地的山东腔，厚厚实实的。

我还没有付出用啥话回答她，她已走到面前了。她两只手握牢我一只手，又客气又热火：“我叫高大风。罗大叔，我们要在一条船上工作了。”

我吃了一惊。她就是高大风？高大风就是她呀！我早已晓得，我们这个船队的队长叫高大风，是解放军的一个指导员。我真是做梦也做不着，高大风是个女的！

再过一会，岸上来了五六十个解放军，分着上了我们这四只船。指导员（后来我才晓得她是文工队的指导员）喊他们当中的一个小伙子过来，给我介绍说：“他叫施虎子，是我们这个船队的武装排排长。”这施虎子，顶多二十岁，长得又高大又结实，方头阔嘴大耳朵，平常人三个也不一定能扳倒他。不过我心里还是犯愁，船上只有机关枪、长枪和手榴弹，要是在海里碰着蒋匪帮兵舰，人再厉害也要吃亏的。

人到齐了，船就起锚升帆。顺风顺水，船走得蛮顺当。指导员在船上东查查西看看，又叫那个讯号兵打旗语和后面三只船联络一阵。

指导员忙了一阵子，走进舵舱坐在我旁边，同我讲起家常来了。我还是头一回和解放军一起做工作，她又是个女同志，一开始我不大自然，讲着讲着我也问起她来了：“刚才那个，是你小囡吧？”

她笑着点点头。我又问：“小囡总是跟娘的好，为啥不带着？”

“前面说不定会碰上敌人，要打起仗来，带个孩子不便。再说，杭州的托儿所办得很好的，放在那里安全。”

我望了她一眼，想起她哄小囡上吉普车时的情景，忍不住冲口讲出一句：“做啥要派你来呢？”

指导员一听，哈哈笑起来，反问我：“因为我是个女的，是不是？”我被她笑得很尴尬。她不笑了，认真地对我说：“战斗部队忙着练兵，能少抽一个就少抽一个。我刚有事要到穿山去，领导上就要我带着这船队走。再说，打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不能分男女。罗大叔，你说对不对？”

我“嗯、嗯”两声，不知道怎么回答。指导员又换了种口气问我：“罗大叔，政府请你参加支前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连忙说：“我是自家情愿的！我儿子、阿侄，都给国民党反动派捉到海岛去了，打海岛我不情愿啥人情愿？”指导员象看穿我的心思，她讲：“圣人办事，也会有差错的。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大家都提意见。所以，罗大叔，你感到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请你尽管说好了。”

指导员把心都掏出来了，我还有啥顾忌的，就把本来不想讲的话也讲出来了：“指导员，国民党的兵舰不少，我们用这号船去打他们，能打得开？”

“罗大叔，你问得对。”指导员望望海面，对我讲：“我们现在还没有兵舰，连海船也太少了。渡海作战，大家又都是第一次。要解放这些海岛，再解放舟山，困难确是很多！”讲到这里，她把眼光收回来，话锋一转：“不过沿海

岛屿必须解放，舟山必须解放，而且越快越好。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不能等造好兵舰再打。罗大叔，你说是不是？”

这自然对罗，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用这号船到海里去打仗，我心里总是有疙瘩。

天黑之后，船要出海了。这内陆江河里的船，在海里走，到底吃不吃得住浪头，就要见分晓了。我握着舵把，就象捧着一盆灵芝草，心事耽足。指导员和全船的人，也都紧闭嘴巴，一声不响。

总算谢天谢地，这一夜海面上不曾起大风。北斗星一直挂在船艏上角，航道也不曾弄错。

东方亮了，天气和昨日一样好，海面一眼看得穿，啥影子也没有。我的心定了，要是不碰着兵舰，太阳偏西就能太平平靠岸了。

施排长那一伙年轻人，蹲在桅杆下的舱面上擦枪，一面擦一面放开喉咙唱歌。指导员立在舵舱门口，她满脸是露水，露出在帽子下面的一排短头发，在滴着水珠子。她的眼白上，爬着几条红丝。

我真心诚意地对她讲：“你到舱里去睡一会吧，一有事体，我马上喊醒你。”

她朝我笑笑说：“一点也不想睡。”

“你还是去睡一会吧！”我又劝她。

她又笑了笑，随手摘下帽子，用手帕擦掉头发上的水珠子。我晓得她的责任重，不肯去休息。我这思想不对头，想

必总是有点小看妇女吧，心里总觉得她挑的这副担子太重，和她这个人不大相称。我老替她耽心事！

指导员忽然用嘴唇朝施排长努了一下，问我：“罗大叔，你猜他有几岁？”

我说：“少算十九，多算二十。”

“都说对了！”指导员笑着说：“有眼力。他今年虚岁二十，足岁十九。”接着她又给我详细地介绍起来：他是烟台人。他爹是海船上的水手，闹罢工时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从小就想当个水手，入伍后立誓要当一个水兵。他起初给吴师长当警卫员（后来我才知道吴师长就是指导员的丈夫），以后在机枪连当班长，去年升的排长。吴师长答应他，舰队一建立就保送他去当海军。

指导员正讲着，忽然有人大叫一声：“指导员，海面上发现黑烟！”

我急忙一看，这股黑烟在东面海上。糟了，这是一只小炮艇——这号小炮艇，我看得多了，都是用日本柯鱼快轮改装的。不用讲，那炮艇已经看见我们的船了，正在快作追过来。

我心里这一急，眼前金星也冒出来了。古话讲：“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可在这海面上，靠岸不成，打又没炮；我们这只木头船，就是给小炮艇撞一下，不粉碎也得翻身，怎么个挡法？

看看船上的人，大家都一声不响，个个直望着指导员，等着她拿主意。我也盯着指导员望。只见她嘴唇闭紧，举着

望远镜动也不动地望着那股黑烟。过了好一会，她才放下望远镜，朝大家扫了一眼。她摸摸帽檐，威风凛凛地喊了：“施排长，通知后面船只，发现敌人，准备战斗！”

那个讯号兵，马上爬到桅杆上，摸出一对小红旗，朝后面船上发讯号。

指导员又举起望远镜，朝海面远远近近，前前后后，细细地看了一阵，然后把望远镜送到我面前，说道：“罗大叔，你在海面上看东西有经验，是不是只有一条敌舰？”

我看了一遍，对她说：“是只有一条！”

“你再看一看，算一算，估计敌舰追上我们，要多少时间？”

这辰光，刮的是东风偏北。我们如若转舵朝西北方躲开去，小炮艇要追上，少算也得一个半钟头。当然罗，要躲，总是躲不开的。我就讲：“估计总要一个半钟头。”

指导员好象晓得我的算法，又问：“要是我们航向不变，船速不减呢？”

“那也要个把钟头。”

她眉毛跳了一下，讲了声：“好！”从她的神色来看，是要摆开阵势打了。哪里知道，她却发出了一个命令：“讯号员，向后面三条船传命令：立即离开指挥船，转舵向西北方向散开。”

我付付，四只帆船打一只小炮艇，要不吃亏也很难了，为啥现在还要叫大家散开呢？

我正在弄不懂，施排长喊了一声“报告指导员”，就跳

到指导员面前，满脸通红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坚决拥护党的决定！我保证战斗到最后！”

他一句一个“我”，就象三记铁榔头，重重地敲在我心上。

我为啥就没有看出指导员这个主意？——拼上打沉一只船，另外三只就好开到穿山了呀。打仗，只想到自家一条命，骨头就硬不起来。我正在忖着，耳朵边又响起一连串的喊声：

“我是个共产党员！”

“我是个青年团员！”

“我请求党在生死关头考验我！”

这些喊声，句句都象铁砧上敲出来的，把我的心震得扑通扑通直跳。我心里思忖，解放军为着解放沿海岛屿，解放舟山，把命托在手上；我们柯鱼人，也要解放这些地方，哪能缩紧“骷髅头”？

我主意一定，也想要走过去，拍拍胸脯对指导员讲：“我姓罗的也不是软骨头，上刀山，下油锅，都跟着你。”但她先讲话了。她对施排长他们说：

“党教育我们，面对任何一种敌人，都要英勇战斗到底。而且，”说到这里她停了一停，一个字一个字说下去：“要用最少的代价，去赢得更大的胜利。”

我望着指导员，心里很觉得奇怪：在这种紧急关头，她怎么还是心不惊肉不跳的（也是到后来我才晓得：她当时虽是文工队指导员，但过去参加过许多次战斗，打仗很有经

验)！她的话，那辰光我还弄不大明白。只见指导员摸出她的手枪——这支手枪，捏把和枪管差不多长短，有点象木匠的曲尺。

指导员把“曲尺”拿给大家看，又讲道：“这支手枪，是出发前吴师长借给我的。施排长很熟悉，这手枪上面，刻着‘姜明继’三个字。这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团长。二十多年前，他刚从德国军校毕业回来，到江西老苏区，‘围剿’我们红军。姜明继带的军队，装备都是德国最新式的武器。可是，被我们红军用土枪土炮，打得全团覆没。我们吴师长，当时手里只有两颗手榴弹，一支红缨枪，他把这个姜明继连人带枪活捉了。”

我听着听着，听出指导员讲这些话，意思是说打胜仗，首先要靠人强，而不光是靠枪好。我来不及多忖，指导员又提高了嗓门，说道：“同志们，要用我们船上的火力，把小炮艇打沉，是不可能的；但是，把它打坏，或者打跑，是可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古话讲：“理直气壮，艺高胆大。”我开始看出这位指导员，算得上是个能人！她讲话不多，就是能叫人口服心服。

“敌人追上我们，至少得要一个小时。”指导员继续讲下去：“我们的准备工作，可以做得很充分。这样吧，船工同志和部队同志，坐在一起，大家来讨论讨论，出出点子。”

我们这只船航向不变，也不落帆，就好象根本没有看见

那只小炮艇在向我们开来。除我一个人继续掌舵，全船的人，都围坐在桅杆下的大舱面上，商量办法。

我站的位置高，那只小炮艇在我眼睛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了。人在这种辰光，想法总是怪里怪气的。我又想最好这小炮艇慢点开过来，又想还是早点打起来算了！想想“人多出孔明”，我们又有个指导员，胆子就大了些。不过，我心里总象在押牌九，赢一半输一半——心里躲着个鬼！

指导员和大家商量好了。施排长领着解放军同志，搬出手榴弹，用麻绳三个一捆、五个一捆绑紧，把上面的盖揭掉，剔出小铜圈，联在一起。三挺机关枪，都被搬到左舷船板下面，铁嘴伸在出水洞里。

立在一锚绳以外，就看不见船上有解放军了。

指导员带了一个拿长枪的解放军，走到舵舱来。她对我说：“罗大叔，我们装成一艘货船，先把敌人骗住。等靠近了，手榴弹扔得到的时候，再动手打。”指导员一面解开军装上衣的钮扣，一面叮嘱我：“等我的手枪一响，就打。战斗打响前，罗大叔，你本来怎么样子站，还是怎么样子站；战斗一打响，请你马上趴下，把舵掌好。”

我看见小炮艇越来越近了。讲是讲，大不了被夜叉鬼拖去见海龙王；不过，打仗这事体，到底没有碰到过，我这颗心压不住扑通扑通的越跳越厉害。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指导员总有办法的，照她的话做好了。”她讲一句，我就回一个“好”。

指导员叮嘱完，她的军装上衣已经脱掉了，露出里面一件老蓝布旧短袄。她又把帽子脱掉。我还没有弄懂这是为了啥，只见她又顺手把那盖在竹饭篮上的一块挑花蓝色土毛巾揭过来，包在头上。

“罗大叔，”指导员对我讲：“我就站在你旁边指挥！”说着，把“曲尺”拔了出来，啪地推上子弹。等她再转过脸来，脸色变得象换了一个人。她的脸，就象是铁水浇出来的。她说：

“罗大叔，战斗能否胜利，一半要依靠你！”

我连忙回个“好！”话说出后，心里又想起来，怎么个“好”法呢？打仗怎么要靠我？我会个啥呀！

“罗大叔，我怎么指挥，你就怎么行动。”

我又连忙回答：“好！”这样好办，我心里踏实了。正在这辰光，猛听见咣——一发炮弹，在我们左舷外四、五锚绳远的地方，打起了一根水柱子。接着又是一炮，落在我们右舷外三、四锚绳远的海面上。

指导员向船工们做了个手势，帆落了下来。

“小炮艇对准我们，疯狗一样冲过来。我记着指导员的话，握着舵把，没有乱动，却忍不住用眼梢对她望了又望。

指导员立在我身边，她这副打扮，她这副样子，不晓得底细的人，一定当做是我因了。

这位指导员，可真是：秤锤虽小，能压千斤啊！

小炮艇越开越近，上面的人也看得清了。舰桥上立着一个军装笔挺的官儿，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点。脸色煞白，那

只断命嘴巴，象肚皮吃饱的黄牛，闭着嘴唇，嚼来嚼去——这号人，我也看得多了，顶喜欢舔美国佬的屁股，眼睛一睁开，有事没事都要弄块什么橡皮糖，放在舌头上滚来滚去，翻上翻下的嚼。看看，他那副立相，也是屁股朝后翘起，美国运来的！

这个家伙手里提一只通电的大喇叭，把嘴凑在上面朝我们喊：“全船的人，都给我到左舷甲板上来！”

指导员和全船船工，都立到左舷甲板上了，小炮艇停了作，横着靠拢过来。

“拉过来，拉过来！”站在舰桥上那个家伙怪声叫起来。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活象这一船货物、一船壮丁他可以稳拿回去报功似的。

小炮艇上的引缆绳撇过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指导员手一举，拔出那支“曲尺”，朝天砰地一枪，真是比山弯里的回声还快，趴在她脚边的那个解放军，也开了枪。我看得清清楚楚，嚼橡皮糖的那个官儿，应声跌倒了。

甲板上的船工，马上按照原来的布置，躲进舱里去。那三挺机关枪，就象放鞭炮似地发射起来，那捆成捆的手榴弹也跟着一批一批掷到小炮艇上。

施虎子排长真是只小老虎！他一只脚踏在船舷上，架住手里的轻机关枪，打得小炮艇上一片烟火，那些家伙一时措手不及，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但是他们并没有死绝，看见情况危急，竟旋转舵盘，把船头转过来撞我们了。我心里正

急，忽听得耳边又响起指导员的命令声：

“罗大叔，快转舵，继续和敌艇保持平行！”

我急忙扳舵把，两只船的船头都转了小半个圈子，仍旧是头并头，尾并尾。手榴弹、机关枪弹还是一刻不停地在小炮艇上爆炸，而且有两处着火，烧得不轻。

小炮艇不敢再蹲着想别的坏点子对付我们了，掉转屁股，朝外洋开足快件逃走了。

这帮家伙逃远了，我们的船就安然向穿山半岛开去。一路上风顺水顺。我握着舵柄望着海面，脑子里想着刚刚打过的这一仗，活象做了一场叫人难以相信的梦。不过，这哪里是梦，是活生生的事体啊。

……从这桩事以后，我才开始懂得，为啥象高大风这样的妇女同志，竟会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劳动人民的江山，就是靠这股劲打出来的；社会主义，也要靠这股劲才创造得起来……

罗老大讲到这里，他的话被走出屋来的罗大嫂打断了。罗大嫂捧着一只大瓦盘，盘里盛着刚煮好的酒酿冲蛋——这是这一带的风俗，是款待亲人出海，表示祝福的意思。

这时，晚潮已快涨满渔港。突然间，两条耀眼的光柱，在港口横扫进来，随着传来了越来越清晰的马达声。罗老大边扣胸前的钮扣，边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海军同志的护渔艇来了，我要走了。”说着，他又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兴奋地对我补充说：“刚才我讲

的那位施虎子排长，现在在舟山当艇长，我去年在宁波碰见过！”

远征的捕鱼船队，就要起程了。罗老大虽只对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但对我启发很大。这个故事本身，已回答了我刚才向他提出的问题了。我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罗老大告别，踏着月光，走向我的宿处去。我在县里的时候，就已经打听到那位指导员高大风同志，就是罗老大的入党介绍人。舟山解放后不久，她早已转业到地方来，现在是罗老大所在那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一路上我计划着，我决定明天好好访问一下这位入党介绍人，要求她好好谈谈她介绍罗老大入党的经过。